

青娥

國)就有調侃：關公保駕二位皇嫂之際，「來了一個朋友張文遠，剛從烏龍院那兒來。」《三國》《水滸》都有個張文遠，前者是魏國大將張遼，後者是宋江手下小吏。相聲故意將兩人混淆，產生了很好的戲劇效果。《三國》有孔明；《水滸》也有孔明，是宋江的徒弟兼親信；《水滸》有五虎將秦明，《三國》也有魏將秦明。關羽、張飛名列蜀國五虎上將前兩位，梁山泊五虎將前兩位恰是關羽後人關勝、「小張飛」林冲。

不同小說裏，那些相似相近的人名，不單單為讀者增添了意外的閱讀趣味，而且自有其價值。無論是無心的巧合，還是有意致敬暗扣，都提供了一本別樣的角度，來管窺作家的私家閱讀品味、審美取向乃至精神世界。劉震雲小說《我不是潘金蓮》結尾，負責押送的兩位協警，一名老董，一名老薛。不正是《水滸》裏押送林冲的董超、薛霸？跟潘金蓮穿越自同一個文學宇宙。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近日首次讀完陝西作家陳彥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主角》。書中的「主角」憶秦娥（原名易青娥），還有個一閃而過的龍套劉躍進，都容易令人想起劉震雲的長篇小說《我叫劉躍進》《一句頂一萬句》（書中人物曹青娥）。進而，還不免想到《聊齋》中那篇古色古香的《青娥》。這個名字自帶一絲古老懷舊色調。

當然，雖然角色名字相似，其人物類型和故事情節上並沒有關聯。但又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兩位作家是好友。劉震雲曾評價：「陳彥是戲劇家，戲劇家筆下就是戲多，寫得讓人九曲回腸。」他們的小說都慣於聚焦底層草根的悲喜離合，為小人物立傳，而且根植中原黃河、陝西秦嶺的歷史文化沃土之中。

不少小說，都曾將相同相似人物姓名的情況。傳統相聲《歪批三

嚙咕嚙咕新年財

可能因為是農曆新年期間，突然發現《嚙咕嚙咕新年財》被Netflix推上了熱門。印象中每次看這部電影，都是偶然之間看到電視機裏在播，就坐下來看一段，往往看不了多久就會因為其他某些事而被打斷，總是沒頭沒尾。這次終於有機會，可以坐下來完完整整看一遍。

看完一遍，驚為天人。原來當年的「賀歲片」是這麼好看。原來這部電影是二〇〇二年上映的，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但二十年後看起來依然「新鮮滾燙」。台前的劉德華、劉青雲、古天樂、梁詠琪、應采兒自不必說，看了一眼幕後——導演杜琪峯、韋家輝，編劇韋家輝、游乃海、歐健兒，是銀河映像的核心班底啊！怪不得人物的塑造成長、情節的起承轉合都如此天衣無縫。

既然是賀歲片就預設「皆大歡喜」，但最打動我的還是「逆風少輪」的那一場：劉德華手風一直不順，摸來摸去都是一手爛牌，有一

局在無論出哪張，另外三家中都有一家胡牌的劣勢之下，點了一個番數最少的炮。印象中心每次看這部電影，都是偶然之間看到電視機裏在播，就坐下來看一段，往往看不了多久就會因為其他某些事而被打斷，總是沒頭沒尾。這次終於有機會，可以坐下來完完整整看一遍。

局在無論出哪張，另外三家中都有一家胡牌的劣勢之下，點了一個番數最少的炮。印象中心每次看這部電影，都是偶然之間看到電視機裏在播，就坐下來看一段，往往看不了多久就會因為其他某些事而被打斷，總是沒頭沒尾。這次終於有機會，可以坐下來完完整整看一遍。

「我第一次輸錢輸得這麼開心。」
「是啊，牌品如人品。」
同樣是寓教於樂，同樣是勸人向善，二十年前的港產片，做得真好。專欄見報之時，正月還沒有過去，祝各位讀者在新的一年之中順風順水，但如果一時不順，也要冷靜應對，逆風之時往往是個人能力成長之時，人生閱歷累積之時。不自暴自棄，不「發爛渣」，走出逆風之時，就是迎來「嚙咕嚙咕新年財」之日！



大川集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自得拌飯

疫情鎖住了每一扇通往外界的門，這麼多年來第一次覺得，世界萬千，我們卻始終是一粒塵埃。但塵埃也有跌回到土裏的快樂，獨居在家的日子，一個人、一雙手，依舊能做出極好吃的飯。

對於一個懶人來說，再沒有什麼比拌飯更親近了。懶到極致時曾嘗試一周七天，用不同的拌飯料入饌，竟然，竟然也真的吃出了五花八門的感覺，好比赤橙黃綠青藍紫，你能說這是雷同？「與世隔絕」的好處是安靜，安靜到可以放大所有感官，不曾體味過的細枝末節，此刻也都浮於心頭，拉成一個樂，划到更深處。

一碗米、一口電飯煲、一瓶拌飯料，無需其他食材，也可以寫出人生奇遇的劇本。第一次認識拌飯料，是在日本的酒店裏，早餐檔上各類食材應有盡有，躺在米飯煲旁邊的，除了梅子、茶、海苔碎，就是一袋袋拌飯料。據我觀察，當天早上從頭到尾，都沒有人動過它一下，於是心頭好奇演變成「吃螃蟹」的勇氣，終於撕開一袋灑在飯上。眨了眨眼、吧唧吧唧嘴，居然非常好吃！甜甜鹹鹹的粉末毫不敷衍，完全能分辨出裏面放了蔬菜、三文魚、芝麻和鰹魚碎，第一時間入口又香又脆，壓縮食材還沒有吸到水分，等過一陣，拌飯料混在濕潤的米飯當中合二為一，那感覺行雲流水，簡直比吃飯糰還要過癮！再回頭看它的包裝，赫然寫着「ふりかけ」（直譯是往上撒），真能直白貼切到這個程度！

也是從那時候起，就對拌飯料有了情結，凡去日本一定要帶幾罐，味道從三文魚、櫻花蝦到海苔蛋黃、南瓜野菜和山葵，本以為是集郵一樣的興趣，誰想疫情期間也能以一敵百，打了個漂亮仗。雖然新鮮二字人人愛，可總有那些「不得不」時刻，印證了有備無患是真理。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今天是偉大的巴洛克時期英籍德國作曲家喬治·弗雷德里希·亨德爾誕辰三百三十七周年，本周推薦唱片中的曲目自然由大師譜寫。德國EMI唱片公司於一九六八年發行了由二十世紀美國著名小提琴大師、指揮家耶胡迪·梅紐因執棒巴斯節日管弦樂團，攜手英國管風琴演奏家西蒙·普萊斯頓演繹的亨德爾管風琴協奏曲選集。本張包含四首曲子的專輯收錄了第一號、第五號、第十四號和第十三號《布穀鳥與夜鶯》管風琴協奏曲。唱片封面也切題地選擇了由十七世紀佛羅倫斯畫家卡洛·多奇繪製的《管風琴前的聖塞茜莉亞》。

陰冷的天，入夜，心生錯覺，恍若是彼城。二十多年前在成都，每到冬季，雲朵密實地嵌在天上，一連十餘日無半點變化。夜幕低垂，街燈初上，兩水淅瀝，如訴如泣。氣溫越來越低，三五度的樣子，臨街店舖，生意紅火。
最常見的是賣串香香的店家。在店外的人行道上或是巷子里弄，霸蠻地支起小方桌，一字排開，每桌配幾個極簡易的塑料椅，沒多久，就一桌一桌的坐滿了。紅鍋，幾顆辣椒飄在紅油上面，被翻滾的

彈管風琴的聖塞茜莉亞

畫中坐在管風琴前聚精會神演奏的優雅女子名叫聖塞茜莉亞。其原型是一位公元三世紀羅馬的殉道貞女，卻在公元五世紀末期出自《聖塞茜莉亞的受難》中的一段文字將她曲解成了音樂的守護神。隨着成立於一五八五年的羅馬國立聖塞茜莉亞音樂學院以她命名並將其奉為學院的女守護神，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們也逐漸開始以她的人物形象為靈感進行藝術創作。在一束高光的點綴下，卡洛·多奇用全側臉的肖像形式呈現了這位恬靜溫婉的音樂守護神，她頭頂的光環和正在彈奏管風琴的潔白雙手暗指她音樂守護神的身份。在琴旁近景

位置幾朵盛開的白百合則和她的名字相關：偉大的英國中世紀詩人傑弗雷·喬叟曾在其《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將聖塞茜莉亞的名字稱為「天堂的白百合」來歌頌她的純潔。需要提及的是，在亨德爾於一六八五年出生後僅一年，時年六十九歲的多奇便與世長辭。二生命中僅有的一年交集或許也是選擇此作為封面的原因之一。由於畫作特殊的八邊形樣式，封套僅選擇了聖塞茜莉亞在琴前彈奏的局部，聖人頭頂的光環和象徵其身份的百合則多半被裁切。
（「碟中畫」《亨德爾管風琴協奏曲選集》／《管風琴前的聖塞茜莉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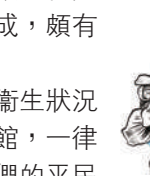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夜來香

香菇，足見其用心，這鍋底是免費，吸引了不少學生光顧。
一條街上，各家串香價格不同，計價方式也不一：有的是不論葷素一律兩角；有的是葷菜兩角、素菜一角。到結賬時，店家嫻熟地數串菜品的竹籤。窮學生，用十幾塊錢，就可解饑，我最喜歡一種兔兒形狀的菜，魔芋粉製成，頗有嚼勁，飽腹感強。
成都人將開在街邊、衛生狀況看起來就不那麼嚴密的餐館，一律稱作「蒼蠅館子」，但它們的平民

價格和家常味道的確吸引人。陰冷的夜，我越發懷念起當年去過的那家串香。抓起電話揪起酣眠中的大學同窗，問他還記不記得那「蒼蠅館子」。「當然記得，它還有個好聽的名字，夜來香。」對，疫情當下，遙想當年，也真的是夜來香呀。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口糧書」和「口糧茶」

總不會是「高末」吧。普通人的「口糧茶」是一種刚需，要求不必太嚴，也無需遵守什麼茶道，更用不到妙玉的那些古怪講究。一個乾淨的杯子、一撮適口的茶葉、一壺滾燙的水，足以讓人喝上一口舒心的茶了。

於我而言，和茶同樣刚需的，還有書，是謂「口糧書」。與口糧茶相仿，「口糧書」也是個人喜歡就好。不為擺在書架好看，或晒在朋友圈裏驚人，也不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我老家自古產茶，雖不名貴，日常飲用，卻也爽口清心。因為這個緣故，我從小習慣了茶水的淡淡苦味。馬齒漸長，學問沒增，茶倒成了「口糧」。飽腹終日，吃完了飯，看書聊天，沒杯茶水，總覺少了一點什麼。

「口糧茶」這個詞，是刷抖音時在茶商的直播間裏聽到的。後來，又在知乎看到一個帖子，討論究竟何謂「口糧茶」，結論是「喜歡即是口糧」。對此，我深以為然。

網上的茶商打「口糧茶」的牌，目的是多賣茶多賺錢，故而上萬一斤的茶葉，居然也能冠以「口糧」之名。當然，富豪把昂貴的茶作為日常飲品，也不算稀奇。《紅樓夢》裏，賈府中人吃完飯，丫鬟是要端上茶水，以供漱口的。所用茶葉想來

看中西文明的交融

北京冬奧帷幕已落，她是一場中國文化盛宴，也是人類文明交融的盛會。

北京冬奧開幕式選用的《威風退爾序曲》、《溜冰圓舞曲》、《土耳其進行曲》等，都是西方優秀音樂名作。閉幕式上選用的《歡樂頌》、《友誼天長地久》、《送別》分別是德國、蘇格蘭和美國歌曲。《送別》配合了「折柳送別」的表演，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氛圍下，表現了中國人送別朋友的傳統禮儀。

很多人一直誤以為《送別》是中國音樂教育家李叔同的作品。其實它源自美國作曲家十九世紀的作品《夢見家和母親》，後由日本詞作者填詞成為《旅愁》一歌在日本流傳。李叔同未出家成為「弘一法師」前，曾到日本留學，把該

詞譯成了中文。回國後，一九一五年的某個雪天，李叔同送別友人，看着他離去的背影，心緒起伏，把中文《旅愁》的詞和曲調作了改動，成為了今天廣為熟知的《送別》。

上世紀八十年代，內地著名電影導演吳貽弓拍《城南舊事》時，選用了《送別》為插曲，電影和歌曲在內地大熱，但上面的背景故事少為人知。

李叔同文化底蘊深厚，詩詞造詣不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十八有藝

西貢和將軍澳兩個地點。我兒在第五波疫情前參加了粵劇團體舉辦的兒童粵劇訓練班，實習節目《大廟》乃是專為本計劃而創作的編劇目。故事講述西貢鹽田梓昔日為產鹽區，民風純樸，但卻遭逢海盜洗劫，村民於是群起擊退海盜，繼而在地區建廟酬神，答謝神恩。由於將軍澳屬新興社區，大量新建住宅容納了中產家庭和孩子，以粵劇形式作為「十八有藝」活動，既可讓孩子學習傳統藝術，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亦透過劇目內容展示地區發展歷史，可說一舉兩得。

我亦觀賞過油尖旺區的體驗劇場《飛越桐油的油尖旺》，編導創作了一段追尋回憶的旅程：居住在油尖旺區的黃伯記憶日漸衰退，於是其孫女與兩位好友帶著黃伯遍遊舊地，藉此讓黃伯尋回昔日美好記憶。透過戲劇內容，觀眾可以認識油尖旺區的特別面貌：尖沙咀鐘樓、油麻地榕樹頭、旺角女人街。黃伯與已逝的愛妻曾經在各處留下足跡，可是孫女現在卻嫌地區嘈雜，交通混亂，生活環境欠佳。透過互動式戲劇，角色們可以引領觀眾一起發掘社區的優點，同時亦可討論如何維護及愛惜自己所住的地區。